



银

锭

财

富

之

舟

銀錠



財 富 之 舟

銀錠

周 祥
編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锭: 财富之舟 / 周祥编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8

(珍藏赏玩书系)

ISBN 7-80622-868-3

I. 银... II. 周... III. 银币(考古) — 鉴赏 — 中国 IV. K87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713 号

银锭——走进银锭

主 编

吕建昌

编 著

周 祥

责任编辑

那泽民

整体设计

那泽民

技术编辑

吴 放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制版印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36

印 张

3.2

印 数

1—4000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2-868-3/G · 172

定 价

30.00 元



山西晉泰銀號 重190克

世界是斑斓多彩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收藏热”,这股收藏热可以说正触及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收藏,成了人们业余休闲娱乐、陶冶性情、提高修养的一种方式。

大千世界中,可供人们收藏的东西数不胜数。人们除了将目光集中于一些大宗品种,诸如书画、陶瓷、铜器、钱币、邮票、印章、玉器、家具等外,对于一些小门类或冷门也发生了兴趣。就银锭而言,本来并不怎么起眼,可近年来却大不相同了,逐渐成了一个新的收藏热点。

银锭在近现代及其之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人们物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赏赐、赋税、买卖等都缺少不了它。它是一种财富。银锭看上去只是用白银铸成的普通块状物,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觉它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透过外形、文字以及具体使用,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形制变化、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历史人物,更可以知道它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收藏银锭,实际上也是收藏一种有待发掘的文化,尤其是当人们的注意力还没有集中它时收藏,更能增添它的收藏价值。

我为有机会撰写《银锭》这本书,感到十分的欣喜。希望通过这本小书,能为读者提供一把了解和认识银锭的钥匙,开启银锭收藏的大门,使银锭真正能够在众多收藏品中赢得青睐,占有一席之地。



各州列城

和實到出等銀

銀重

時致而墜水

行人作定驗款

定驗款

定驗款



走



进



银



铉



《银锭》这本小册子就要出版了。有关中国历史银锭的书，目前正式出版的并不多，并且都是大部头的著作，而通俗易懂的鉴赏类书，却捉襟见肘，无处可寻。所以，自以为替收藏界做了一件好事，暂且不论它的正谬如何。

好事多磨。1999年10月，写好的文稿交至辽宁教育出版社后，却一直未能成书。现在，终于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但遗憾的是，对我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为我成长辛勤付出的、我的母亲却再也不能见到我的书了，因为母亲已逝世两年了。虽然如是，我还是要将我的这本小册子奉献给她，以志永远的纪念。

银锭，并不像建筑、雕塑、绘画，属于艺术。表面上看，它就是那么一块灰秃秃的银块，除了它属于贵金属，具有历史价值，否则，人们恐怕是不会正眼瞧它的。但它确实在中国经济史中，在金融领域的流通大动脉里，扮演过不容忽视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依然有人将它作为中国货币史的重点之一加以研究。在中国历史银锭研究方面，台湾张惠信的《中国银锭》和汤国彦主编的《中国历史银锭》，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他们的研究成果使我受益匪浅，与千家驹、郭彦岗先生合著的《中国货币史纲要》和一些专家学者的论文一起，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得以参考，并为我所引用相关资料。在此，得蒙诸先生之惠，谨表深深的感谢。

一本书的撰写完成，看起来是一个人的行为，事实上却是众人共同的作品。所以，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假如没有陈守安先生和孙菊英女士的关怀与倾力相助，要完成本书是不可思议的。上海市钱币学会理事朱鉴清先生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他所收藏的历代银锭实物并使之成为本书图版的一部分，而且还不辞辛劳地收集有关近年银锭市场买卖行情的信息，并绘制成表格，使得本书内容更趋完善；美国钱币协会东方部委员曾泽录先生将其收藏的银锭实物照片无偿地提供给我研究并使用；我大学同学吕建昌先生，其以同学之谊，促成了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孙建明先生为本书部分图版摄影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上海博物馆陈晴、顾音海、李柏华、陈彤科，上海市钱币学会沈宁、沈鸣镝、王炜等诸位朋友，从各方面为本书添砖加瓦，提供了帮助。对他们的爱戴与奉献，我由衷地致以感谢。

上海书店出版社那泽民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原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李晓晶女士和上海少儿出版社的张玉英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奔波忙碌过，对他们，我表示诚挚的敬意。

由于本书写作时间比较仓促，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二〇〇二年十月

目录

走近银锭（代序）

中国银锭发展史话

- 一、银锭的出现
- 二、唐宋时期银锭的发展
- 三、金元时期银锭的使用
- 四、明清时期银锭的流通

银锭的市场交易

- 一、银锭的三元要素
- 二、实银、虚银和银票
- 三、中国各地通行的银锭
- 四、银锭的铸造与发行

银锭的鉴藏

- 一、各时期银锭形制特点
- 二、各时期银锭铭文特征
- 三、银锭辨伪与养护

附录：近年银锭市场交易参考价

主要参考著作与杂志

后记

中国银锭发展史话

一、银锭的出现

要收藏，得首先要对想收藏的东西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否则，心中就不会对想要收藏的东西有一个总体的概念和印象，当然，也就无从收藏。收藏银锭，也是如此。了解历史，是展开收藏的第一步。

银锭是指白银按一定形状和重量铸造的一种块状物，就形制而言，银锭可分几种：船形、条形、饼形，不同形制的银锭有着不同的名称，船形的一般称银锭，条形的一般称银铤，饼形的一般称银饼，有的还有其他别称，如银铤有时也叫银笏。笏，指版状物，银笏又称银版。因为人们常常见到的是船形的一种，所以，习惯上将银铤、银笏、银饼和银锭统称为银锭。那么，中国银锭产生于什么时候呢？这还要从中国用银的历史说开去。

中国使用白银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要说具体在什么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要不历史学家们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了。

银，在中国的发现和使用都要晚于黄金。在先秦典籍中，提到银的有《禹贡》、《周礼》、《山海经》、

《管子》、《韩非子》等，这些书大致都是在战国时期完成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银在战国时期已经得到冶炼和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银，在古代又被称之为“白金”。《尔雅·释器》中说：“白金谓之银。”有关白金的记载，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就可以见到，如恭王时的《九年卫鼎》中就有赏赐“白金一铤”。这么一来，给人的感觉似乎中国使用银开始于西周时期。

但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撰写的千古名著《史记·平准书》中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铜，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他的意思是说，在唐虞夏禹的时候，货币有黄金、白银和红铜三种质地，它们形状有的呈圆形，有的像铲子，有的像刀，还有的则是龟背和海中的贝壳。到了秦朝的时候，将全国的货币分为两等，上币用黄金，以“溢”作为货币名称；下币用铜钱，称作“半两”，重量同它的名称。而那些贵重的珍珠美玉、海贝、银、锡等都只作为器物、饰品或宝藏，不能



再作为货币使用了。夏禹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唐虞则是古代传说中比夏朝早的一个君主，他们所处的时代离现在大概已经有五千年了，如果照司马迁的说法，中国使用银作为货币开始于他们的时代，可算是非常早了。

中国用银到底开始于什么时候，古代的文献虽然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线索，但如果只是靠这些，恐怕是不够的。好在兴盛于近现代的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开启恢复历史的另一把钥匙。

1974年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曾出土了十八件银质布币，形制各

不相同，有长有短，有空首和实首区分(图1)。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它是一种早期的称量货币，出现的时代最晚在春秋中期。一看见到它的形状，我们马上就知道它是一种仿制于农业生产工具铲的货币。布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一般见到的布币大多数是青铜质地的，古城村出土的这十八枚银布币告诉我们，中国使用银作为货币开始于春秋时期。当然，这仅仅是今天的认识，说不准哪一天，地底下又会发现比这更早的银质货币呢？

战国时期，形成了当时最大的七个诸侯国：韩、魏、赵、齐、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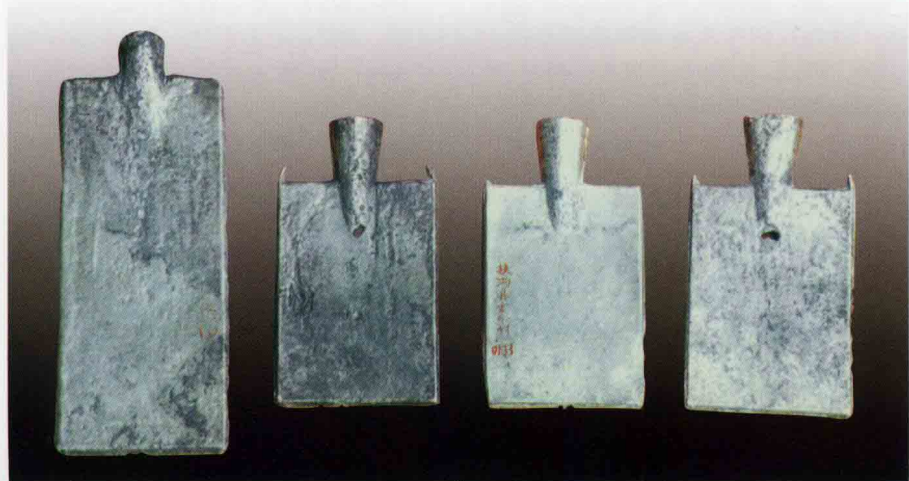


图1 河南扶沟出土的银布币



图2 银质郢称（鎏金）·战国楚

秦、楚，历史上称作“战国七雄”。就已经知道的考古材料来说，将银作为货币使用最广泛的国家是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1998年7月，上海博物馆在接受大收藏家施嘉干先生原藏钱币捐赠中，也发现了一件已被切割成两块、上面钤有27个印的银质鎏金郢称（图2）。这些证据表明，当时的楚国确实曾使用银质的货币。郢称，是楚国货币的一种，一般被铸成版形（或称龟背形、瓦当形）、圆饼形，因上面大多钤“郢称”方印，才有了这种称呼。郢，指楚国的国都。称，本来是一种重量单位，在这里则成了货币单位。在货币上钤“郢称”印，就是说这种货币是由楚国官方发行的。现在发现钤有“郢称”印的货币绝大多数是金质的，银质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例外，还不曾听说其他地方有，

所以，相当珍贵。在收藏先秦货币时，对此一定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和它擦肩而过，错过良机。当然，也要注意鉴别，小心伪品，因为金质的郢称就有后人仿制的。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以后，明确规定银只能作为器物或宝物收藏，不能够作为货币得到使用。所以，银质货币在秦代的流通领域中也就不难觅芳踪了。

虽然西汉初期同秦代一样，杜绝白银作为货币，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汉武帝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发行了一种大面额货币——“白金三品”。我们知道，“白金”是古代对白银的称呼，因此，顾名思义，“白金三品”应当是一种银质的货币，但汉武帝并没有完全用白银铸造，而是用了银、锡的合金。根据对云南昭通出土的、据说是用来铸造“白金三品”的材料化验分析，银的含量只有42%，其他成分却占了58%。“白金三品”有圆形、椭圆形、方形三种，以“天用”、“地用”、“人用”为名，分别装饰龙纹、马纹和龟纹，价值则分三千、五百、三百三等。由于它在当时的作价极高，造成了民间仿铸风起云涌，发行不到一年，便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图3 贵霜大月氏遗物。

一说是西汉武帝时发行的“白金三品”之一。



对于“白金三品”的式样，尽管史书描写得非常详尽，但它到底是什么模样，至今没有一个人见到过。过去有许多钱币书的作者，依照自己对史书记载的理解和想象，臆造出图录，使很多人误入了歧途。当然，更有一心想赚钱的古董商昧着良心，臆造出许多似是而非的所谓“白金三品”，迎合人们猎奇的心态，蒙骗想买的顾客。数百年来，“白金三品”几起几落，时隐时现，始终不见它的真正踪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据说陕西、安徽等地曾发现过“白金三品”，并见有文章专门介绍，声势搞得很大，可目睹实物之后，不禁让人好生猜疑。就拿所谓的“白金三品”之一“龙

纹币”来说吧，这是一种从上世纪末到今天主要在陕西、甘肃地区出土的铅饼，正面凸出，有一条看上去像龙的浮雕图案，背面微凹，铸有一周铭文（图3）。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知道这种铅饼背面所铸铭文属于哪一种文字、涵义是什么，所以，虽然发现的数量有几百枚之多，却一直搞不清楚它的属国和性质，只是根据遗址中的考古地层学原理判断出它大致出现于中国的汉代。或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有人才认为它是汉武帝时的“白金三品”之一。其实并不是这样。从成分分析上看，如果它是“白金三品”之一的“龙纹币”，应该与史书上记载的相一致，同样是银锡合金。事

实上,经测定,其中的锡占38%,铅为40%,而银却只有6%,将它说成是铅锡合金才合乎道理,以前说它是铅饼大致也是对的。此外,从背面所铸铭文来看;经过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教授的解读,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草体希腊文,铅饼很可能是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指京城的附近地区)及西邻地区频繁活动时留下的遗物。因此,在还没有搞清楚这种铅饼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就硬将它同汉武帝时的“白金三品”联系起来,附会在一起,显然是不适宜的。所以,在收藏钱币时,光有一股热情和愿望是不够的,对历史知识与其他知识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否则,牵强附会,说不定会闹出什么笑话来。

西汉末年,一心想做皇帝的王莽终于如愿以偿,一上台就迫不及待托古改制,在货币制度上实行“宝货制”,将货币制度搞得反反复复,七零八落。王莽在“宝货制”中将银质货币分为朱提银和他银二种,以“流”作为货币单位,八两为一流,一流分别值1580枚铜钱和1000枚铜钱。朱提是地名,在今天的云南昭通境内。朱提银,是指该地所产的白银,成色较高。他银,指其他地区产的白银,成色较低。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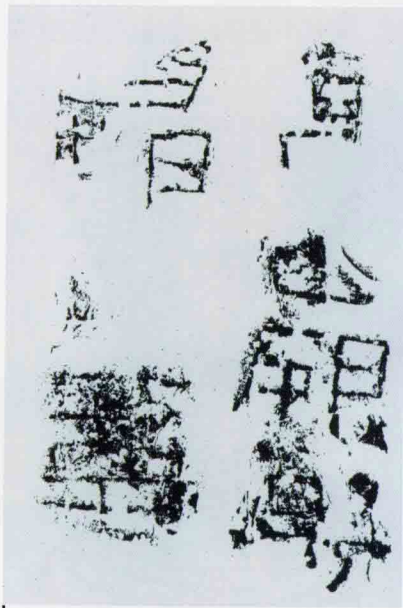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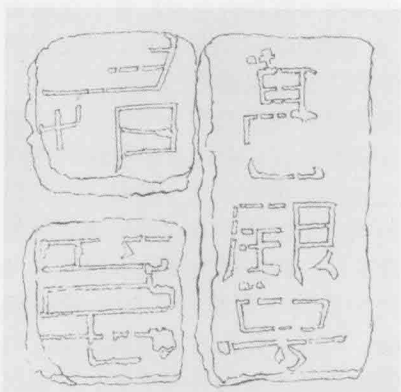


图4 传为王莽“朱提银”残块

代端方《陶斋吉金录》卷七在题为“汉朱提残字”的篇目中，著录有三件被认为是朱提银的残块，它们上面保留有残存的五个字铭文，这是目前所见有关银锭著录中惟一可以见到的朱提银资料（图4）。从残存的铭文上分析，《陶斋吉金录》所著录的这三件朱提银残块不可能是汉代的遗物，而是后人的一种臆造品。所以，有关王莽时期所推行的朱提银和他银的具体形制，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而这个谜底的揭晓，只能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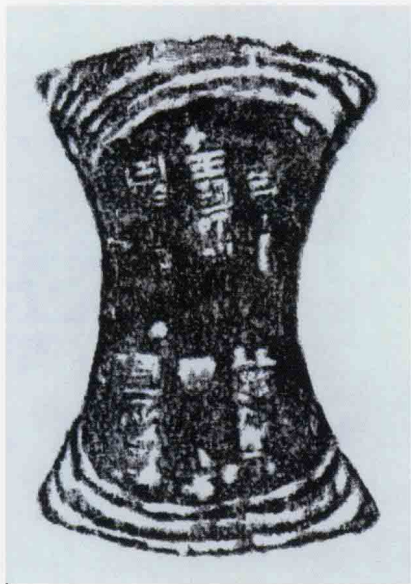


图5 传为东汉时期的银锭

于考古学家们的工作了。

东汉时期，白银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面可能要比以前大得多，但它是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实物发现。相传在清代，山东青州曾出土过一批东汉时期的银锭，形制分两种，一种是船形，一种是条形。东汉银锭的发现，在当时来说，可能影响很大，许多书如《小校经阁金文》、《吉金银货谱》等中都有记载。此外，日本人著的《东亚钱志》和在解放前出版的著名《泉币》杂志也曾著录或提到过东汉时期的银锭（图5）。这些东汉银锭上面一般都有文字：“中元二年”、“中元二年考工所造”、“建和二年上郡亭侯□□□□银匠□□银匠王□银匠□□”、“建和二年上郡亭侯□□公行银匠王升银匠左宫银匠吴□”。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的东汉银锭铭文是：“建和二年上郡亭长□□公行银匠王升银匠王□银匠吴□”。中元与建和是东汉时期的两个年号，中元二年为公元57年，建和二年为公元147年。对这些银锭的真伪，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怎么看现存的这些所谓的东汉银锭？除了查找相关的史书、依据形制进行判断外，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它们上面的铭文，这是我们在收

藏银锭时需要特别重视的方面。

汉代在地方行政管理上实行郡县制，上郡是当时的一个郡名，管辖的区域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乌审旗等地。在古代，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而汉代只有公、侯两等。在侯一级中，根据功劳的大小，作为他们取得俸禄来源的地方（古代称“食邑”或“采邑”）也有大小，分为三级：县、乡、亭。上郡亭侯，就是以上郡这一地方上的亭作为食邑的侯爵。当时十里设一亭，一亭设有亭长官职，它的职责大概和今天的联防队长差不多，专管抓小偷一类的事情。亭长不是上面任命下来的，是由地方百姓推选出来的，与项羽争霸、后来成为西汉第一个皇帝的刘邦就曾担任过亭长。

在上面提到的银锭铭文中还有“考工”官职名称，考工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兵器和盔甲等打仗使用的工具铸造。

银锭上所记录的“亭侯”、“亭长”、“考工”这些官职名称与史书上所说的东汉官职，没有什么两样。尽管这样，我们仍不能确定这些银锭就一定是东汉遗留下来的东西，因为我们仔细观察这些银锭上面的文字时，发现它们和目前所见

到的东汉时期的铭文书写特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东汉时期所制造的器物上，我们通常只能看到“××造”或“××造作”，而没有像“××所造”这样的说法。此外，建和二年的银锭不像上面写“中和二年”的银锭那样，呈长方形，而仿佛一艘船的形狀，看上去很厚



图6 光和四年银锭·东汉长 18厘米